

师徒二人绘画集

# 羅輝油畫

1989-2008

OIL PAINTING BY LUO 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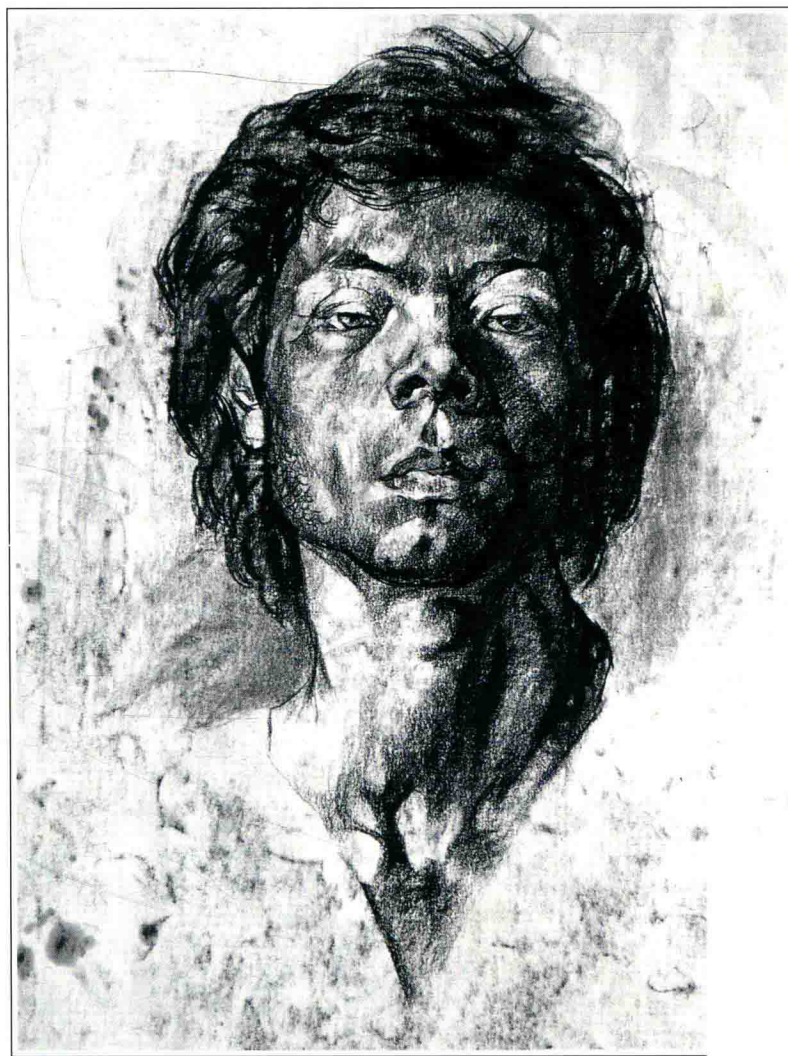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羅輝油畫

OIL PAINTING BY LUO Hui

罗辉 编著



自画像 (素描) 52cm x 37cm 1984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师徒二人绘画集 / 罗辉, 徐凡城绘.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11

ISBN978-7-5402-0541-6

I. 师... II. ①罗...②徐...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 第 179421 号

责任编辑: 里 功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阳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 印刷

889x1194 毫米 12 开本 10 印张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0 元(全二册) 本册 99 元

# 序

我看罗辉的画已经30年，可是，如今提起笔来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许，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也许，混沌一凿七窍便死。也许，瞎子可以摸象，但是不能说话——因为：  
说似一物即不中。

海子有一句描写西藏的诗：

一块孤独的石头的坐满整个天空。

有时候，我觉得，罗辉就是那块孤独的石头的。我感觉到了那种孤独感、神秘感和巨大的体积感，但是我不知道要怎样说。

罗辉是我的中学同学，还是我的同桌。我们的友谊持续了30年。中学时代，我们一起学画，可是后来大家都改了行，唯独罗辉一个人坚持到现在。因此，见到他时，我们都觉得惭愧。学画的时候，我就感觉他的画和别人不一样，他的线条和色彩比别人有味道，他画人物时能一下子抓住对象的灵魂。他好像天生就会画画，他的绘画才能绝对不是教出来的。那时，我们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周末到郊外写生。我们骑自行车，带上一盒蛋炒饭、一壶水、画板和颜料，然后就任意地骑，直到碰上一个风景绝美的地方，支起画架开始写生。那是真正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来我上了大学，一去不返。而罗辉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云南，继续在那块红色的高原上盘桓，足迹遍及滇东、滇西、滇南与滇北。他画过玉龙雪山、傣家竹楼、苍山洱海，不过，最令他怦然心动的还是滇东北那一片燃烧的红土，那一片祝融点燃的土地。经常，我眼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天，蓝得发黑，红土，熊熊燃烧，身背画板的罗辉，踽踽独行于天地之间。

## 二

诗人说：蜡烛一旦被点亮，就永远不会熄灭。对于罗辉来说，被绘画点燃的是他的生命，燃烧的不是荧荧烛光，而是熊熊大火。正像海子写的那样：

瘦哥哥凡高，凡高啊  
从地下强劲喷出的  
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  
是丝杉和麦田  
还有你自己

的确，罗辉就是凡高式的画家，是那种一旦点燃就熊熊燃烧的画家。我看着他被点着，然后一直燃烧到今天。只不过对于罗辉来说，从地下喷出的不是“丝杉和麦田”，而是红土，是滇东北那一望无际的红土。我常常觉得，真正的画家有点像僧人。那些在敦煌石窟里凿石画像的艺术家，要是没有宗教般的虔诚，怎么可能在阴暗的石窟里坚持一生呢！如今，我在我的朋友身上又看见了这种精神：虔诚、奉献，苦行，背负荆棘，行走在渺无人迹的沙漠；或是在石窟中，把全部生命和热情奉献给了石头和颜料；就像一首伏尔加河畔的纤夫之歌，浑厚激昂的旋律把你的灵魂紧紧地包裹。他是圣徒。他正走向麦加，走向耶路撒冷，走向白雪皑皑的西藏。在他的世界里，安坐着那些雄踞天宇的山峰，白云从它们的顶端飘过，蓝天永远沉默着，除了他自己，从来没有人来过。

## 三

二十世纪是一个血与火的世纪，战火燃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鲜血浸透了每一寸土地。战争、苦难、憧憬、狂热……八十年代，硝烟已经散去，理想开始退潮。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吮吮着理想主义的乳汁成长的一代人，如今将要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他们处于理想与欲望之间的峡谷。他们注定不容于时代。对于过去，他们显得太新；对于未来，他们又显得太旧。那个时代的许多天才都自杀了。海子燃尽了生命，顾城举起了斧头……这些凡高式的天才，没有办法走进这个喧嚣的时代——每个人咀嚼着自己小小的悲欢，精神如侏儒般矮小的时代。他们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血液中流淌着崇高。他们的信念，尽管已经像是史前时代的遗迹，或者是巨人族留下来的石像，但却隐含着不为这个时代所知的黑洞般的吸引力。而活着下来的人注定要忍受一世的痛苦。就像罗辉，他不懂得趋时，也不懂得逃避。他既不能在疯狂的迪厅麻醉灵魂，也不能到古代的残山剩水中找寻安宁。他只是以心灵直接承受外部世界的压迫，钢筋水泥与肉体赤裸裸地碰撞，流出来的血，渗入了他的作品。

#### 四

这是一个理性为王的时代。逻辑代替了狂热，秩序代替了混乱。太平世界，丰衣足食，每个人都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上行走，看得见一生的每一个坐标。物质的海洋无边无际，一切都不能幸免，包括艺术。而理性主义的冰山之下则潜伏着欲望，它和金钱结盟，有如一头凶猛的野兽，向着艺术家呼啸而来。自我在这个时代是渺小的。拿破仑以为自己能够征服一切，而卡夫卡告诉他：一切都能征服我。我一直认为罗辉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然而，事实证明，一切英雄在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只能是卡夫卡式的——在20年前他的一幅自画像里，我惊异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剥下了自己貌似强大的外衣，把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袒露出来：惊恐、脆弱而敏感。我为他的真实而感动。因为他真切地表现了物质时代所有人深切体会到的个人的渺小和恐惧，以及命运的不可捉摸。后来他迷上了红土，画过许多有关红土的画。猛然看到这些画时，你还以为是一系列高原的赞美诗，然而凝神细品，你会感到某种压抑感——一种高原固有的孤独感和陌生感，一种与人相异的巨大的力量。

罗辉笔下的红土，给予人的并不是幻想中的那种磅礴气势，而是绝对的静，一种地老天荒，亘古不变的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中，时间停止了，生命在一点点地融化。这种令人恐怖的静，后来出现在罗辉的许多画作中，无论是热闹大街背后的小巷，还是伫立旷野中的树木，或是一片静止的湖面，你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有些瘆人的静——一种近乎凝固的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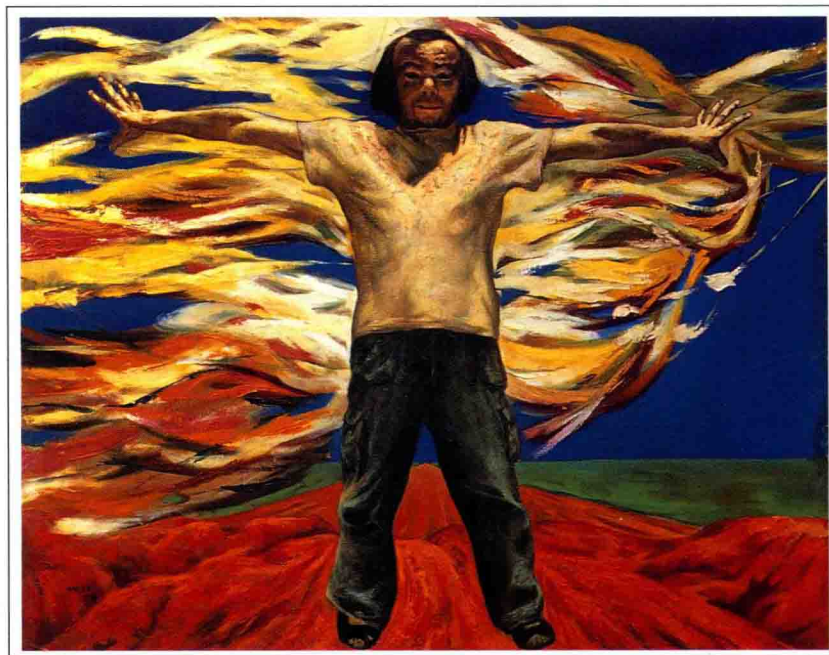
自然如此，那么人呢？萨特早就断言，资本时代人的本质就是：他人是地狱。对于擅长刻画人物的罗辉来说，洞穿人性，看到其中的秘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摆脱这种如鬼魂附体般的折磨。他似乎比别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性之恶的全部内容，同时被它所困扰。正像无情地解剖自己一样，他一直在无情地解剖着、表现着这种恶。在欲望的城市中，表现着城市的欲望，并且力图使这恶开出罍粟般美丽的花朵。这些思考，形成了他的“嘴脸”系列。人性之恶构成了迷宫般的的诡诈与阴险，人性在扭曲、变形。立体主义于是在这里找到了最合适的表现对象，而且色彩也找到了自己最恰当的位置，二者相互交融，表达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感受。抽象，但是有力度，有感染力，辐射着一种神秘而诱惑的黑暗的光芒。有恶的压迫，自然就有了对唯美世界的向往。山民的质朴与纯真是信手拈来的题材，罗辉大量此类题材的创作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这些画令人遐想和陶醉，有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的美感：蓝天是静止的，白云是凝固的，山民的笑是单纯的。不过，即便如此，在罗辉笔下，质朴仍然不是值得一味礼赞的，一种近乎痴騷的真实，一种阴郁和沉重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蛮荒中的质朴与单纯，其实并不是灵魂真正的寄托。

####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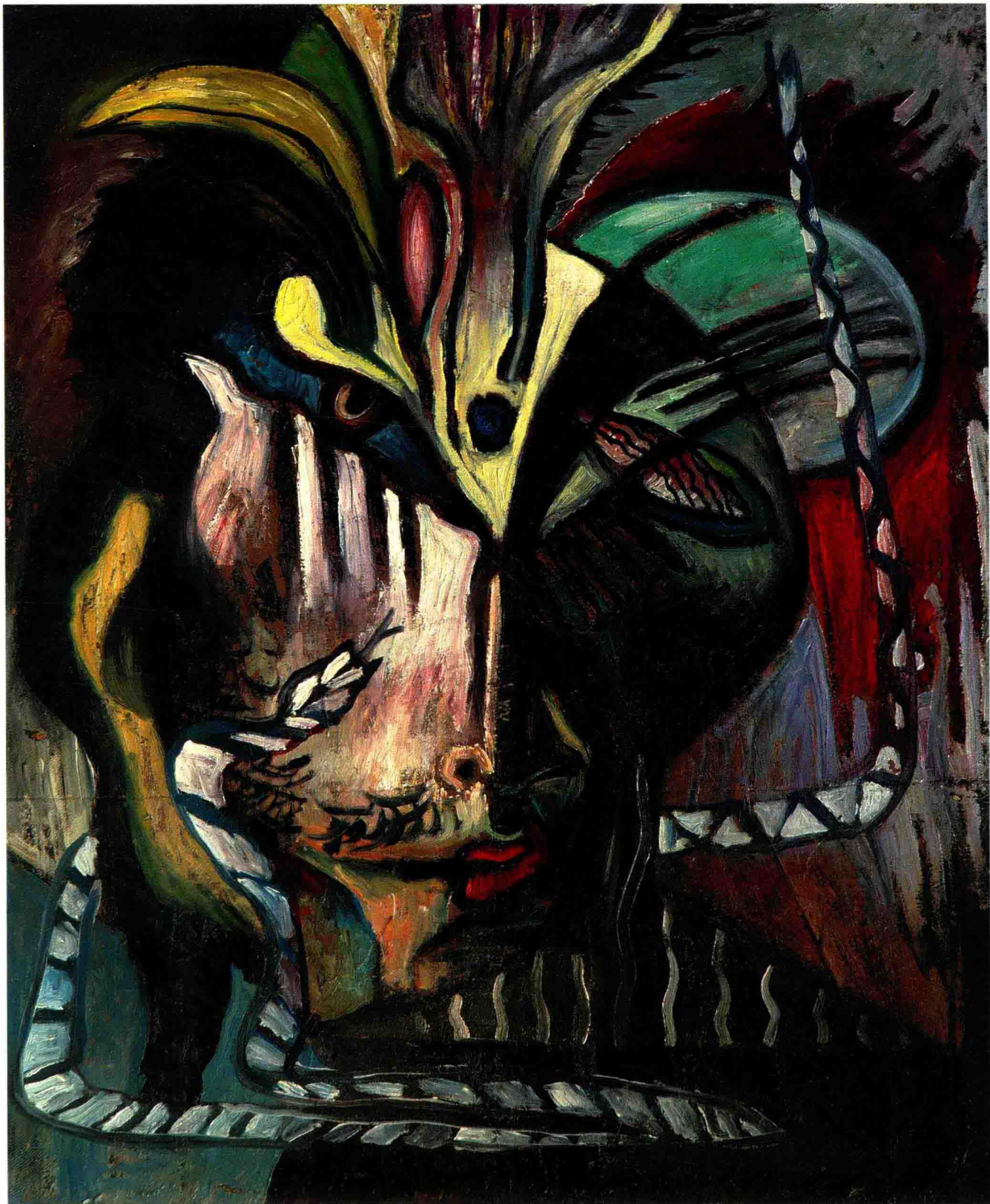
在罗辉的画中，色彩厚重、刺激而且在流动，就像火山爆发时，暗红色的岩浆划破夜空，带着某种怪兽般的力量从山顶滚落，吞噬着一切障碍，冲破着一切桎梏，摧毁着一切羁绊。一个声音在天空回响着：表现！表现！！从本质上看，罗辉属于那种依恃灵感作画的画家。一旦灵机触动，神光乍现，便下笔如飞，所有的形体仿佛都有了生命，所有的色彩仿佛都在歌唱。他是王国维所说的那种“主观之诗人”，所追求的，不是让自己融入世界，而是力图将世界纳入自己的胸怀。我总觉得，在罗辉的才华中，有一些不合常规的东西，有一些高原上与生俱来的蛮野和荒凉。就像海子笔下的“孤独的石头”，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起，就坐在那里了。我们很早就谈论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卧马，轻轻的几道刻痕，而气势磅礴，雄强的力量充塞寰宇。我们也在谈技巧，也在谈古人的空灵的意境。可是，对于自然来说，对于本体来说，一切技巧难道不是很苍白吗？有一次，罗辉跟我谈到天坛。他说：天坛体积不大，但是气场特别大，好像整个宇宙之气都在这里汇聚……我听了，不禁十分神往。

是为序

李晓晔 2006年8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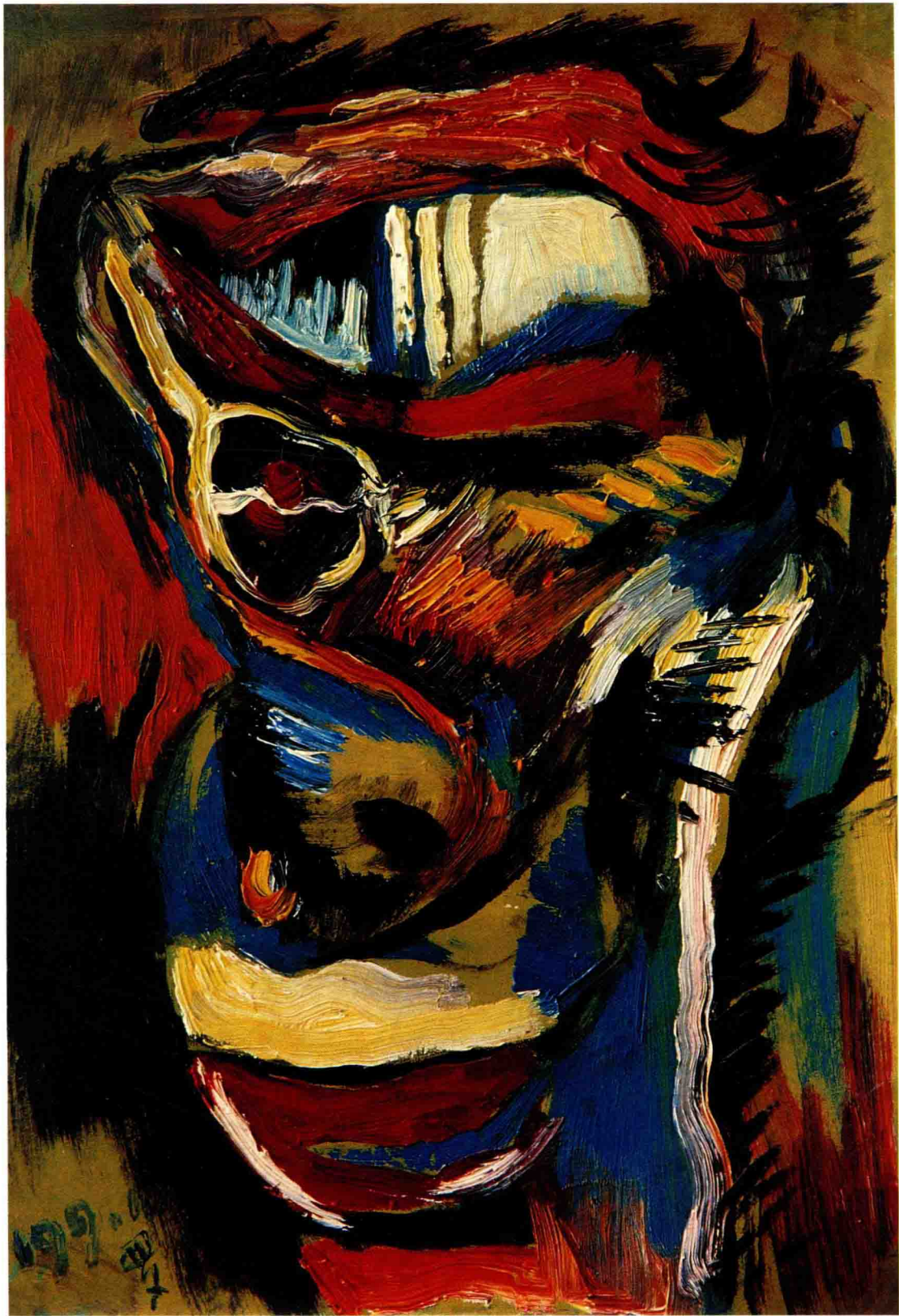
高原的风 (布面油画) 120cm x 150cm 1998



嘴脸系列之一 (布面油画) 60cm x 50cm 1989



嘴脸系列之二 (布面油画) 60cm x 50cm 1991



嘴脸系列之三 (布面油画) 50cm x 35cm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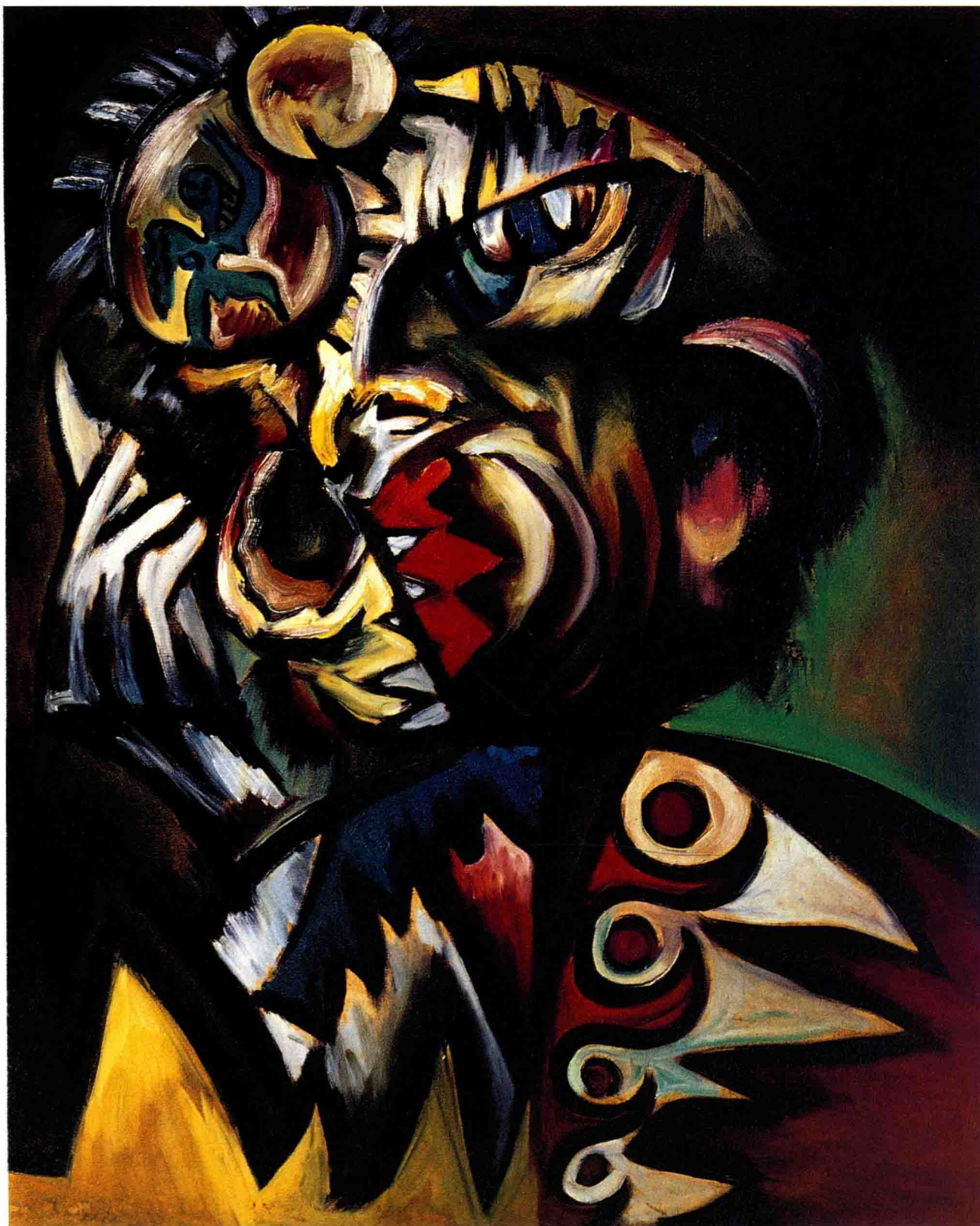




嘴脸系列之四 (布面油画) 60cm x 50cm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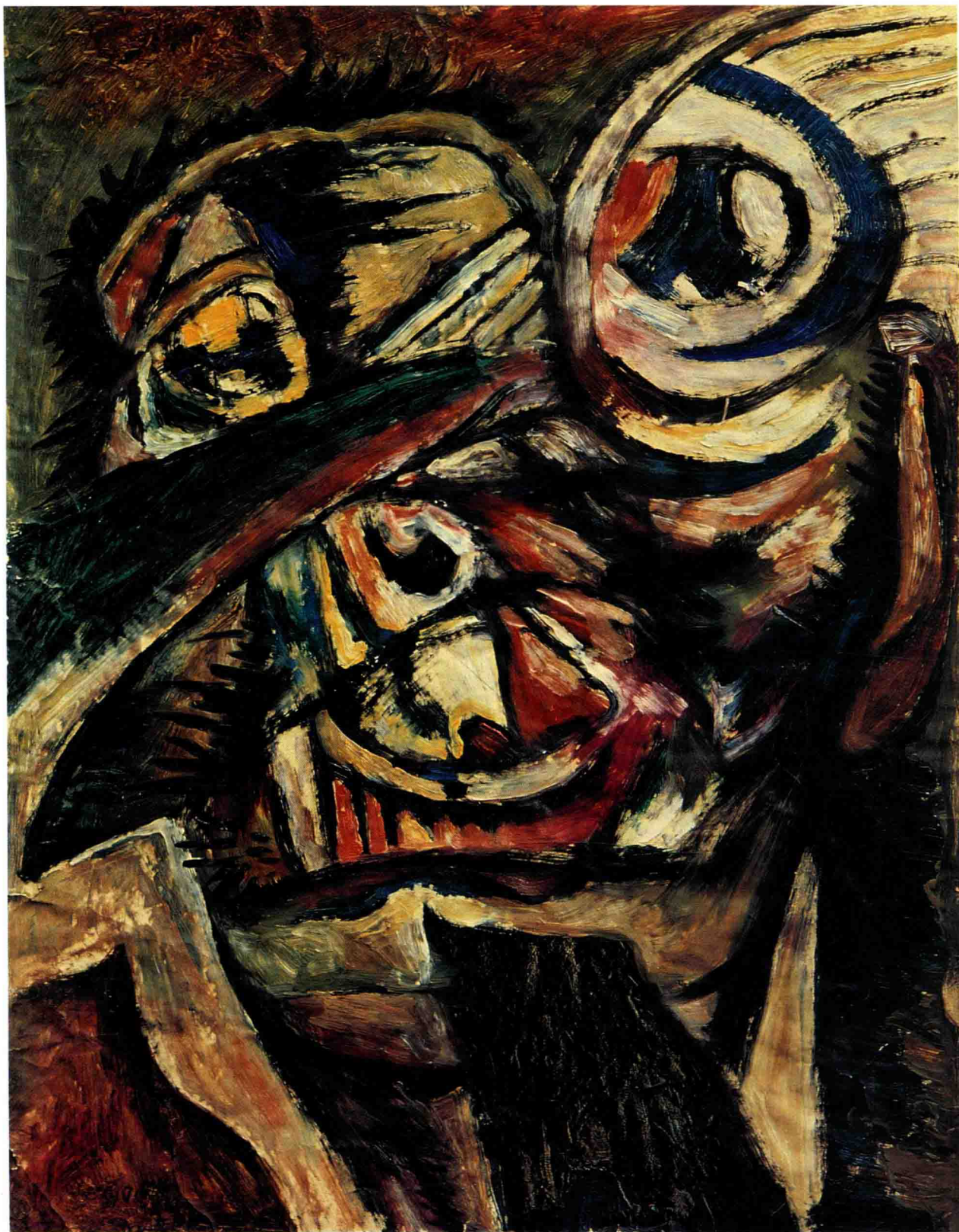
嘴脸系列之五 (布面油画) 60cm x 50cm 1990



嘴脸系列之七 (布面油画) 100cm x 80cm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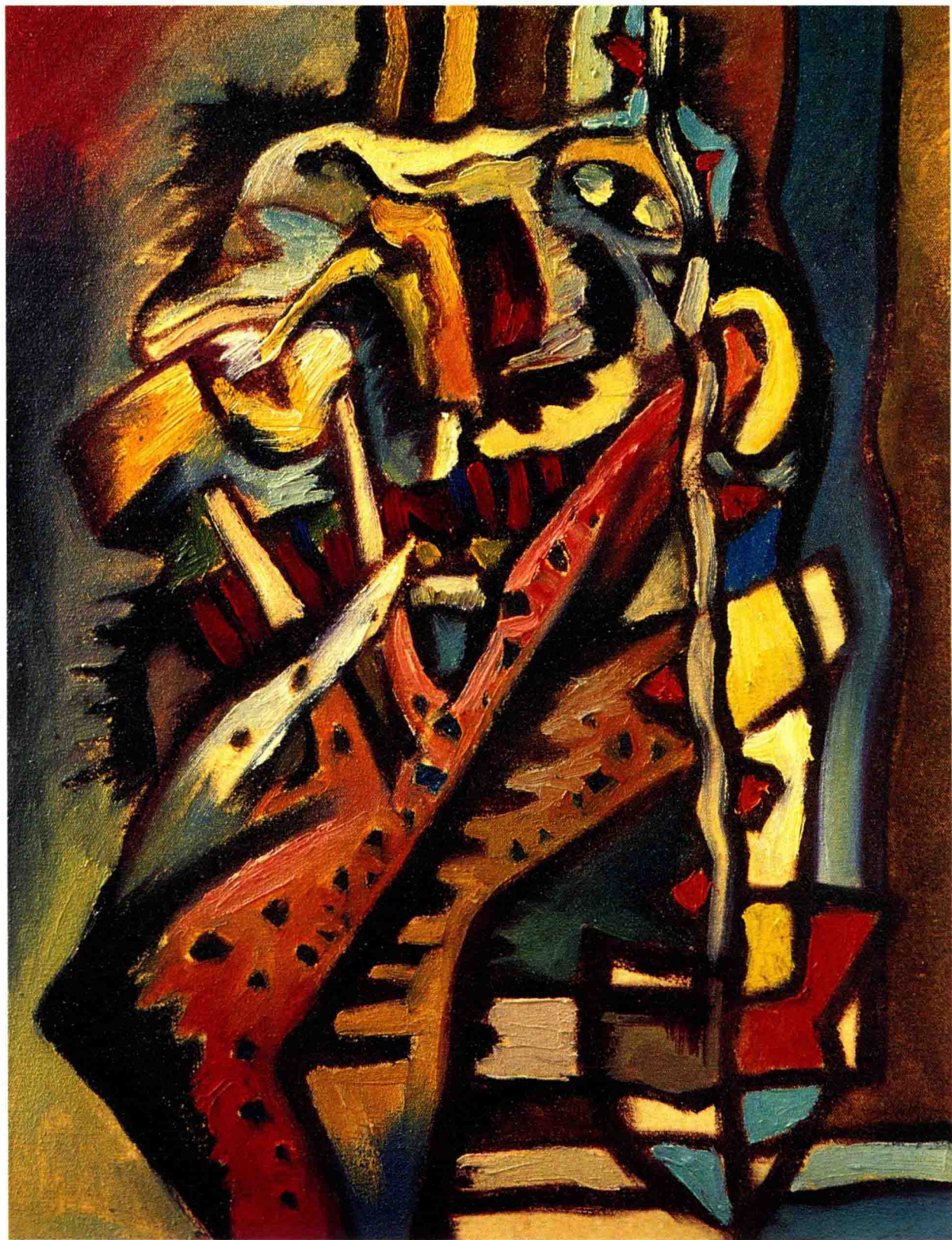


嘴脸系列之八 (布面油画) 50cm x 40cm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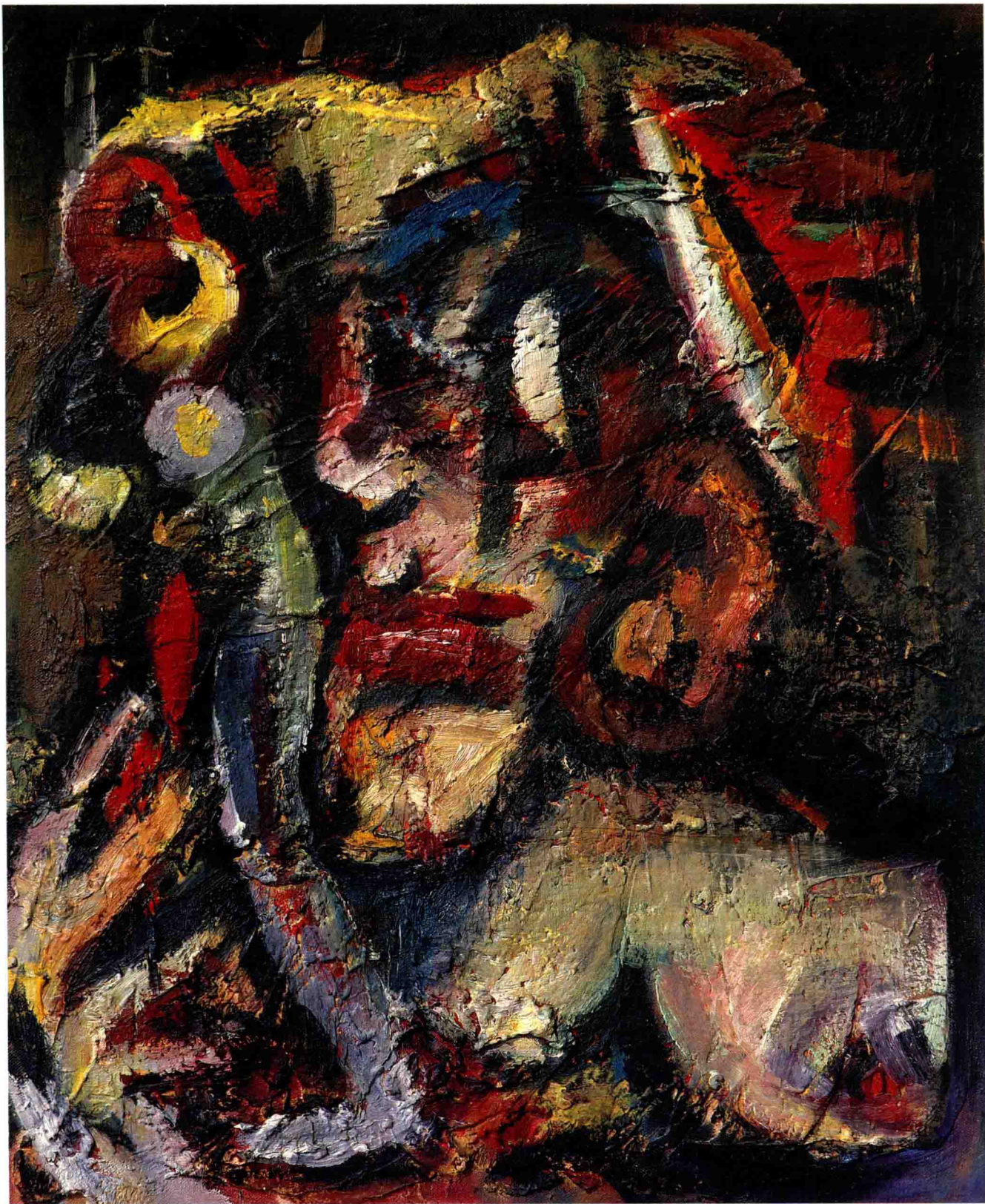


嘴脸系列之十二 (布面油画) 100cm x 80cm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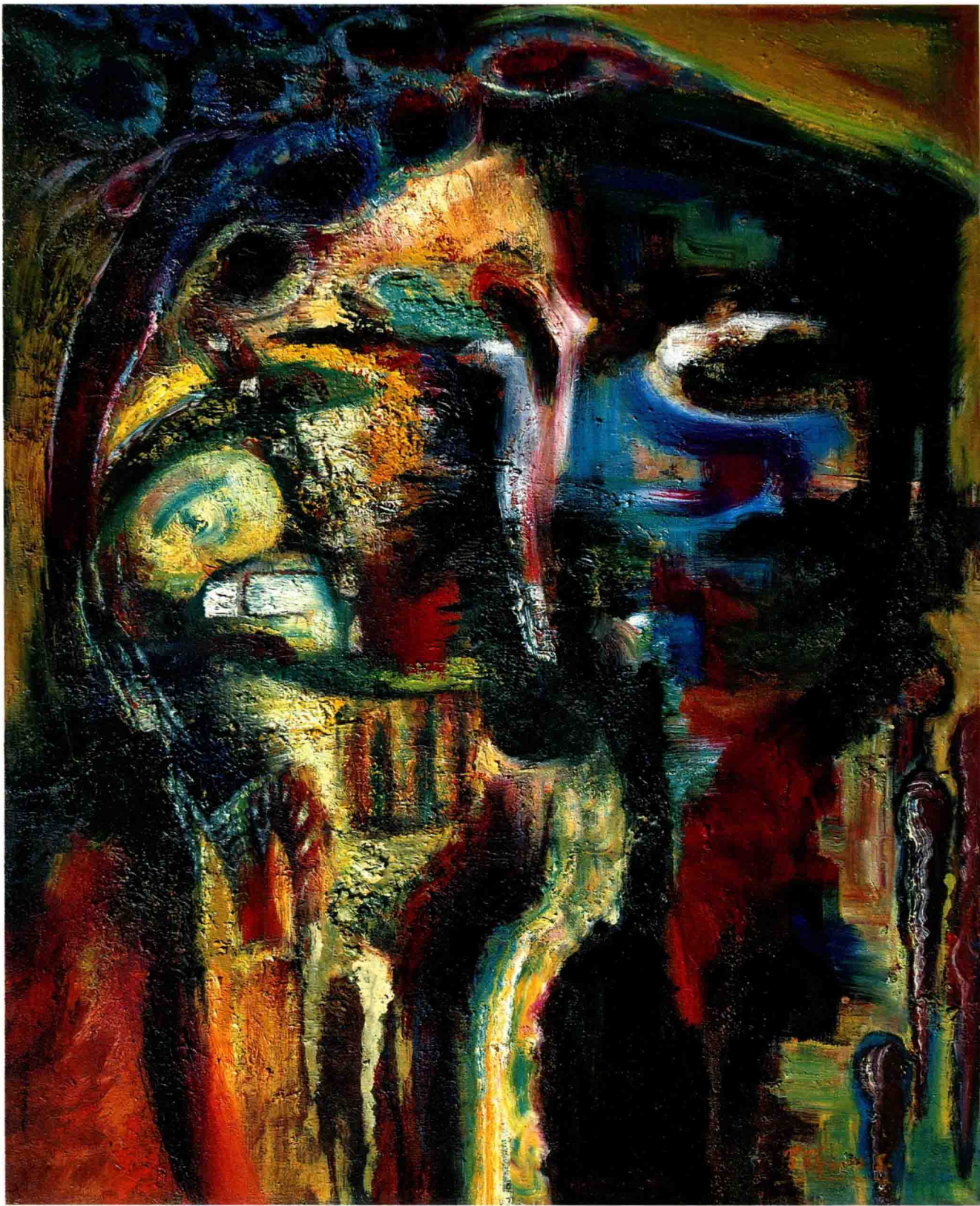




嘴脸系列之十五 (布面油画) 40cm x 30cm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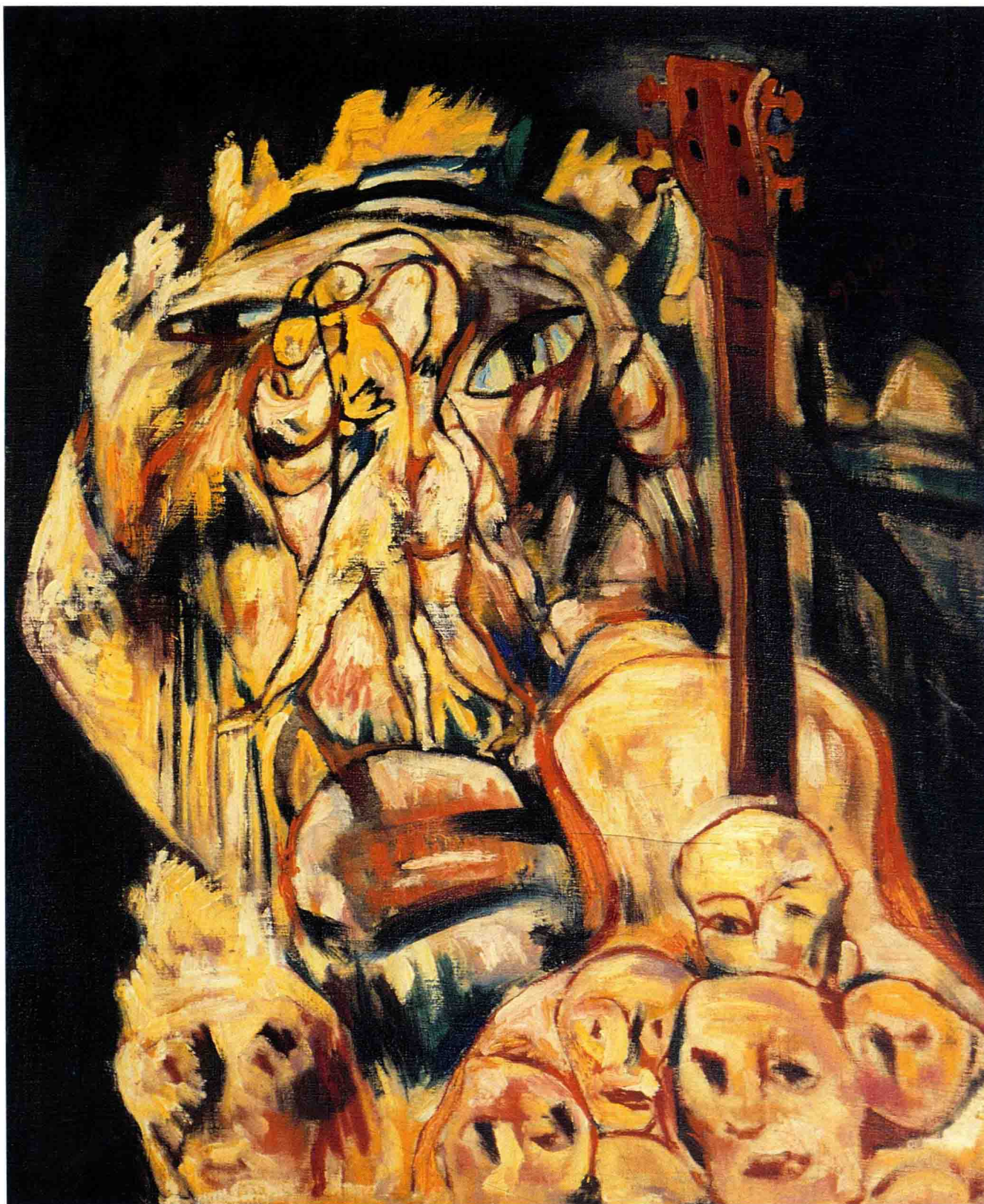


嘴脸系列之十九 (布面油画) 60cm x 50cm 1991



嘴脸系列之二十七 (布面油画) 100cm x 80cm 2006





回荡的琴声 (布面油画) 60cm x 80cm 1991